

“整本书阅读”领读计划

这些方法让整本书阅读变得有趣有效

蒙存明

几十年来,语文界的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呼吁:“我们的语文教学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更缺乏人文性,割裂了语文学科知识的内在联系……”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只是苦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见回归正道,令人扼腕长叹。

开学以来,我欣喜地看到随着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切实开展,在校园里第一次把语文课外阅读辅导引进了教室,同时掀起了一股整本书阅读的热潮。作为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老教师,我为此深感欣慰。语文教学迎来了新风尚,露出了回归传统语文教学、步入大语文教学的少许端倪,必将对未来的语文教育教学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我也想谈谈课外阅读辅导的几点浅见以及“整本书阅读”的一些方法。

顾名思义法。文章的题目是文章的“眼睛”,从题目在文章中的作用入手,就能帮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整本书的相关内容。例如《草房子》,这个书名中的三个字,在整本书中就有极其特殊的含义,可以说“草房子”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在小说系列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中有着点明社会环境、为人物活动搭建舞台等特殊作用。正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才有那个特殊的学校,才有“秃鹤”“细马”“桑桑”等与今天的中小学生的不一样的学习生活情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只有理解了那个特殊的时代,才能从整本书上准确理解小说的内容。

其他文学作品的书名也都有提示重要内容、揭示写作意图、暗示故事结局等重要作用。如《红楼梦》,那就是“红尘一梦”;《水浒传》讲的是“发生在水边的故事”;《红与黑》就是正与邪、生与死的反复较量……

线索法。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一个或多个贯穿始终的线索,找到了这些线索就能提纲挈领地理清文章的脉络,轻松地读懂作品。例如《西游记》就是以西天取经为线索,贯穿始终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常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来表明叙述的线索。

人物成长轨迹法。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的成长过程。理清这个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也就多多少少掌握了“整本书”的一些重点内容”,如《城南旧事》中的英子,《草房子》中的秃鹤、细马等。

欣赏法。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分析这些重



视觉中国 供图

要的人物形象,就能把与人物相关的情节情节熟练掌握,把握住了主人公的丰满形象,就能从整体上把握好一本书的精彩内容。如《三国演义》中有“三绝”——义绝、智绝、奸绝,理清了这些三绝的所作所为,也就理清了小说的精华所在。

个性法。《周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要及时鼓励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的个人见解和情感体验。当然这些见解和情感体验必须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其价值取向是昂扬向上的,这是文本对话教学中最为理想的情况,也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有效方法。

概括法。对于许多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好多学生会生有畏而退避的心态。这么厚的书,我怎么读得完?读了也会很快忘了啊!这时概括——这个重要的语

文学习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要引导学生坚持“由整体到局部,再由局部到整体”的阅读过程,例如《西游记》,从整体上看,其实就写了唐僧西天取经的事情。再围绕着这个中心事情,写了取经的前因后果,取经的人、事、物等内容。现在的中小学生的负担重、时间紧,从整体上把握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显得尤为重要。

联系法。一些文学作品描述的事情,可能就发生在学生的出生地,尤其是一些描写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例如《三国演义》,其中的一些历史故事就发生在全国的许多地方,可以引导学生先读与本地有关的情节,再由此及彼,让学生带着兴趣,带着探索的思想,去阅读与此相关联的其他故事情节。由点及面,相信不仅能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而且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影视法。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拍

成风格各异的影视作品,不妨让学生先看看影视剧,再去阅读原著。然后,组织学生开一个影视作品与原著的比较辩论会,先说说哪些内容拍出来了,哪些内容没有拍出来,为什么没有拍出来,如果你是编剧或导演,你会着重拍摄哪些故事情节,为什么。当然也可以把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影视作品作以比较,说说哪个将原著拍得更到位。让学生心里先有些了解,再去带着兴趣阅读,肯定是大有好处的。

比较法。同一个时代,总会有不同的文学作品,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同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在比较中培养兴趣,加深印象。也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同一主题、不同作者的不同作品。例如,可以阅读同样是写“母爱”的,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冰心有什么异同?有什么联系?再如同样是写儿童成长岁月的,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和曹文轩的《草房子》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这些区别?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比较,永远是一个很好的认识事情的方法。

情趣法。高明的语文教师总能用妙趣横生的三言两语,激发学生浓厚的阅读兴趣。这可以是一个笑话,可以是一个谜语,可以是一个疑问,可以是一个俗语的出处,等等。例如许多人都认为《红楼梦》原著太难读了,写的全是一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读起来令人生厌,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引导学生从猜《红楼梦》中的字谜入手,来引导他们阅读,或许能以小见大,旁敲侧击式读这部伟大的作品。如书中制灯谜一节中有关探春的谜语:“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先让学生猜谜写的是什么东西,再问他们为什么《红楼梦》中的探春总是和“风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因为探春一生的命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远嫁海外,从此与家人音信全无。然后引导学生再阅读书中其他谜语,尤其是第五回,这是全书的提纲。一些红学家总是说,要想读懂《红楼梦》,首先要读懂第二回和第五回。可以先读第五回,尤其是第五回中描写“金陵十二钗”的画谜、字谜、判词、曲子,这些都是“草蛇灰线”,照应书中的“千里之外”。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也,而且更应因时、因地、因事地指导学生饶有兴趣、富有成效地学习好语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永不过时,而且历久弥新。

(作者系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堰口镇古城九年制学校语文教师)

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空气、光、颜色……还有声音,仿佛它们从来就属于我们,并且永远不可能从生活中消失,于是,我们忽略了它们,甚至,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

但是,请想象一下,假如失去了空气、光、颜色以及声音,那会怎样?失去了空气,生命将不复存在;失去了光、颜色或者声音中的某一样,生命也许能够存续,但是生存的质量又将如何?

我曾经以聋人舞蹈家邰丽华的儿童故事为蓝本,创作了长篇儿童小说《象脚鼓》。在此之前,我从未认真考虑过上述问题,聋孩子的世界对于我是一片空白。但是,正如庄子语“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如果你不是鱼,无论你是多么熟悉鱼,依然无法真正知道鱼的感受。用聋人的话说,我是一个听人,听人,又怎能彻底了解聋人每一丝细微的心情呢?

但是,我又多么渴望向我的读者分享他们的故事,也更愿意和年幼的孩子讨论——假如失去了声音,我们将会怎样?还有,失去了的声音,可以从哪里重新找回?因为,我始终觉得,成长中的孩子,无论年龄多么幼小,都需要去了解另一种陌生的生活,长大了,才能以包容平等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丰富的世界以及同自己“不一样”的人——这是我写作这本图画书的直接动因。

当真正走近了邰丽华的童年并且深入了聋孩子的群体后,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知:聋哑,只是我障的一种,但是,所谓的残障并不是缺陷,而是人类多元化的特点之一;我障不是不幸,而是不便;甚至,身为聋人,却有着听人没有的长处——听人说不同的语言有隔阂,聋人的肢体语言却不分国界;因为代偿功能,聋人的视力优于听人;聋人的手语需要身体、表情和内心的完美结合,他们心手合一、简单而纯粹,他们在寂静中倾听内心的声音,保持了心灵的本真。

在精神和尊严上,无论是残障者还是健全人,我们都是平等的。残障者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支持和理解。不仅如此,在残障者身上,更有让健全人去仰视的品质:他们于黑暗中体味着光明,于无声中感悟着韵律,于残缺中寻求着完美。

于是,在图画书《寻找声音的女孩》中,我试图以主人公小米对声音的主观感知和寻找声音的脉络为主线,来呈现平时被我们忽略的声音。

无论是公共汽车的“鼓包包”,“黑葫芦”“嘬吐爆米花,还是旧卡车爬坡,都来自邰丽华真实的童年记忆,它们是可以被触摸、被看见、被感知到的声音;在音乐教室里,我被撞响的鼓带动木地板震动,我趴在地板上,浑身血液沸腾,恨不得用全身的每一寸肌肤去感受地板的震动”——这是邰丽华人生中第一次“听见”音乐,她对音乐的感受深深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精彩

殷健灵

感动和震撼了我——原来,音乐不一定要用耳朵听,一样可以用身体、用心去感受。

——也许我们看不见、听不见,但是,我们都有一颗扑扑跳动的心啊!

我选择以诗的语言去呈现声音的寻找,不仅仅是具象地表现声音,更是从生理感受到心灵升华这样的递进层次来表现小米对声音的寻找。声音不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更是与心灵同在的诗意象征。看似是一个聋孩子寻找声音的过程,实际是每一个普通孩子实现生命价值和自我价值的过程。

希望它不仅仅仅属于残疾孩子,更属于每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

(作者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寻找声音的女孩》 殷健灵/文 [英]郁蓉/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蒲公英童书馆出品

品读

走向更高处

——读《特别的女生萨哈拉》

孙民云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在为《特别的女生萨哈拉》(〔美〕爱斯基·科德尔著 海绵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写的序中说:“我们都愉快地读一读,我们就都愉快地看见了高处,我们可以往那儿去!”是呀,这真的是一本读着读着,就让人看见了高处,甚至可以走向高处的书。

《特别的女生萨哈拉》是以萨哈拉自述其成长故事来写的儿童小说。萨哈拉是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女孩,在大家眼里,她是个“问题”学生——孤独、上课走神、作业乱七八糟甚至干脆不写作业、成绩差、屡教不改……在又一次和妈妈被请到校长室后,妈妈为了让萨哈拉不接受所谓的“特别教育”,与学校协商让萨哈拉留级复读。

新学期开始了,学校新来的波迪老师接任萨哈拉复读的班级。波迪老师在同学们关于新老师的种种猜测中出现了,“于是这个女孩在说自己故事的时候,就非要不停地对这个老师的故事,说啊,说啊,老师的故事就把女孩子的故事渐渐改变了,女孩子后来的感觉、心情、每天的日子、暗暗的愿望……全部都被照耀,成为明亮和快乐。”(梅子涵)

这是一本写给儿童看的书,但我相信,这也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看的书,更是一本写给中小学教师看的书,适合所有年龄、所有成长阶段教师看的书。青年教师可以视之为“如何当老师”的实战教材,跟着波迪老师学习,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会增添很多教学勇气和智慧,会被引导着在教育之路上越走越高远。中老年教师借此反思过往的教育生活,可能会

百感交集,也可能会遗憾没有更早遇到这样的好书,还有可能顿悟并突破某个职业瓶颈,破茧重生,重新出发,与学生一起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教育生活。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激励、唤醒和鼓舞”是多么美好的教育境界,然而,如何“激励、唤醒和鼓舞”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许多教师来说大概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教育追求,波迪老师则将这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

波迪老师给萨哈拉的第一印象着实不怎么样,“她根本不像个老师,倒像个成天晃悠在街上的问题少女,当然,她比少女要显得大一些”。这样一个“像问题少女”的老师,用什么魔法来唤醒萨哈拉,来赢得孩子的衷心喜爱呢?

波迪老师给学生布置的第一项作业是写日记,要求每天都写,当堂就开始写。萨哈拉只写了四个字:“我是作家。”日记交上去,萨哈拉就后悔了,觉得自己做了蠢事,像个傻瓜,她想老师应该也会这样觉得的。日记本发下来了,她看到老师写的评语:“我相信!”萨哈拉四天没有在日记本上写一个字了,波迪老师在本子上用红笔写道:“作家需要写作!”波迪老师还会在萨哈拉的本子上写:

如果你听到别人说了个你觉得很美、很漂亮的词,那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个词就成了你的了!

别匆忙地给一个故事一个无聊的结尾,“我醒来后发现这只是一个梦”,这是个非常糟糕的把戏。

别轻易地把你写的人物杀死,让他们一直一直活下去,就像在真实世界中一样。……

这些貌似不经意的话,有写作天分的孩子自能领会其意。萨哈拉“总是会盯着她写给我的那些话,就像我脑子里有一个勤劳的搬运工,而她的话就是一块一块石头,我的搬运工搬呀搬,几乎把这些石头都搬进我的脑子里了”。

萨哈拉感冒没去上学,晚上,波迪老师送作业本到家里,妈妈担心地问萨哈拉还是不是老样子时,波迪老师告诉妈妈她从不看学生以往的记录本,因为“如果有孩子不老实,反应慢,不会看书,慢慢地我会看出来,我有眼睛,足够了,所以我不需要记录本”。妈妈有点儿忐忑地问:“那你从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波迪老师说:“她将是一名作家!”听到波迪老师的话,躲在房间装睡的萨哈拉“感到我整个个人开始膨胀,就好像被打气的气球”。交谈下来,妈妈逐渐信任了波迪老师,并试探着问道:“那我要怎么做才不至于浪费了这天才?”波迪老师非常肯定地说:“给她讲故事,虽然她已经大了。还要在房子的每一个地方都放上纸和笔。给她许许多多书让她读,也许你已经在这么做了。”波迪老师不断强化着萨哈拉“我是作家”的信心,而且将这种信心坚定地传递给了孩子的妈妈。

当然,故事并没有结束,萨哈拉的作家梦还是个“秘密的自己”,波迪老师还要帮助萨哈拉将这个“秘密的自己”变成真正的自己。在一次课上,波迪老师鼓励近两年没有在班级举手发言的萨哈拉读她自己写的故事,让同学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萨哈拉,也让萨哈拉终于有了展现自己文字才华的勇气,开始真正成了“所有美好的中心”。波迪老师的头号“问题”学生不是萨哈拉,而是德里。德里一年级时就踢

断过一个老师的脚骨,在许多人眼里这就是一个疯子,用萨哈拉的话来说,“如果德里也是一本书的话,书名一定是《犯罪故事集》”。德里没有萨哈拉那样特别的天赋,毕竟天才总是少数,波迪老师唤醒的是德里心中的善、信任、尊重。

在最初的日记中,德里是这样写波迪老师的:“她是头母猪,大大的母猪,干吗老说我?我又没说她!我要告诉我妈妈让她等着瞧!”故事的最后,德里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有个朋友!”波迪老师的评语是:“你其实在班级里已经有一个朋友了,只不过你不知道。为什么不斜眼看你的旁边呢?”德里回复:“你能帮我斜眼吗?你那么好,我一定可以斜眼很久,帮我找到我的朋友的是吗?”德里的故事是书中另一条精彩的故事线索,两个“问题”孩子,一个是天才,一个智力平平,但对他们抱以同样的信心,同样的坚持,同样的热忱。

书中还有很多日常教育情境的叙述,貌似平常,但其中也都蕴藏着深邃的教育智慧,如师生初遇的第一节课,老师提前来到教室、上课铃响前的所作所为、和学生一起制定规矩、关于日记的约定、调整座位、和德里的第一次较量、对家人冒犯和语言不当的应对,等等,认真品读,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许多教育成功的秘密。

中小学教师读这样的一本书,反复品味、咀嚼、思考,不知不觉中也许就已经往高处走了一段。读这样的一本书,也让我们确信,好的教育,好的教师,应该且可以带着儿童走向高处。

(作者系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副局长)

推荐

四川小镇的宇宙狂想

赵亮

“2018年的5月12日,母亲的十周年祭日,我决定要写这么一部小说。”著名科幻作家七月谈起新作《小镇奇谈》时说,“那天我驱车回到汉旺小镇,在那里待了大半天。作为‘5·12’地震核心区,小镇旧址已经完全荒废,封闭了起来。因为十周年的缘故,守门人为过去的厂里人打开了铁门上的锁,我走在里面,像是回到了某个不可名状的鬼界。”

作为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获得者,七月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他少年成名,17岁就发表了处女作,之后在《科幻世界》《九州幻想》《今古传奇》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作品。2019年,七月凭借《群星》又斩获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最新上市的《小镇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七月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聚焦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四川乡镇汉旺,回忆了小镇曾走过的辉煌历史,更谱写了一曲浩瀚的宇宙狂想。

汉旺的故事要从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说起。20世纪60年代,为了应对美苏可能发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三线建设启动。所谓三线大致可以分为:第一线是沿海、东北,第二线是华中、中原,第三线则选在了川陕的群山之中。当时的四川毫无重工业基础,为了响应三线建设,大量从外省引入设备和人才。龙门山下三面环山、人口稀少的汉旺小镇,很短时间便迎来了上万名外地工人。建设工厂,备战备荒,年复一年,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到来,汉旺也渐渐被世人所遗忘了。《小镇奇谈》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七月在汉旺生活了18年,浓浓的本土质感加上从小耳濡目染的荒野奇谈,让他笔下的这个科幻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现实与科幻的紧密交织,这种结合了作家本人生活经历的真实创作,也让这本书洋溢着中国特色的情感张力。著名科幻作家潘海天坦言:“《小镇奇谈》的杰出,不仅在于从封闭小镇一步跨越到宇宙基础层面的宏大构思,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从故事里读到那些典型的中国焦虑、中国情感和中国愤怒。我喜欢这个故事。”

与前作《群星》不同的是,《小镇奇谈》讲述的是少年的故事,这也是七月对于青少年向故事创作的一种尝试。当三线建设没于历史,汉旺小镇依旧守护着共和国的秘密。直到1999年5月4日,四名少年因为同伴的消失,发现了小镇的异常,踏进了秘密的旋涡。

悬疑、冒险、奇谈,种种色彩让该书不失为一本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读物。与此同时,书中又大量充斥着20世纪90年代的怀旧气息和中国特色的情感张力,这让本书有了更广泛的受众基础。作家今何在说:“在我的印象里,科幻小说往往显得严肃深沉,可《小镇奇谈》里却有一股子浓浓的少年气。当科幻黄金时代的探索精神和少年人的执着追寻合二为一,这股纯真的力量足以发现宇宙的终极奥秘!”导演陈思诚则认为:“《小镇奇谈》有对宇宙终极命题的思索,有对少年人内心世界的描摹,更有对上世纪90年代的怀念。每一位走过少年时代的读者,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代入感。作家七月将自己的创作母题上升至星空,下沉至现实,通过诡谲怪异的故事表现出来,很是让人着迷和惊喜。”

作家亲笔信